

李柚林

媽閣是一座心城
——探究人內心深處的“賭性暗盒”

“錢，味甘，大熱，有毒。”唐朝名臣張說因好財行不義而被貶嶽陽後，花甲之年痛定思痛，藉以《神農本草經》之體式語調，精簡筆鋒，撰《錢本草》一文，開篇七字，雖廖而深。人性之貪，對錢財之欲，向來不斷。素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之名言，字裡行間，可見道德義禮，仁信智七術也。而嚴歌苓筆下的媽閣，則將人性的錢財之欲和於愛恨湍流，在君子不察之處，風馳電掣地追求著盆鉢之滿。蹊徑深處，密佈著包裹了病態賭性的致命荊棘。追本溯源，華夏大地上，自石器時代便有“抓簽”碰運，至夏朝“古者烏曹作博”¹，無論是簽之好壞決定分配，亦或是龜殼裂紋審度國事，人常善假以宗神之威，行與意志相博之事。田忌的馬踏起歷史的黃塵，千百年後刀光劍影的賭城內走出一屆女流梅曉鷗，疊碼多載終失愛；邱氏鬥雞的金距折出閃耀的明光，穿梭到金碧輝煌的媽閣，涅槃的寒門學子段凱文在叮嚀作響的籌碼聲中將多年努力付諸東流；關漢卿曲中的微寒骨²輕拋，時代的弧線直引巧藝奪天工的雕塑家史奇瀾，以愛之名流連在賭局的快意恩仇裡難相自拔。

歷史的車轍賦予了澳門“東方蒙地卡羅”的美名，賭在某種程度上於凋敝的經濟中挽救了媽閣城，一九六一年博彩業的合法化更是在人性的深海中投下了一顆深水炸彈。嚴歌苓便於這樣一片足以啟發無數文學創作的沃土之中，種下了《媽閣》³的種子。當作品茁然長成，開枝散葉；當賭的目的不再狹隘於金錢，而成為惟科學可解的人性問題，大眾的思想桎梏也就此打破，作者之于“賭博”思想內涵的昇華，也應運而生。筆者在此將立足宏觀，在平行於原著的基礎上，深入探究人類“賭性”的形成依據，以淺鑿作品中人物對現實社會的啟發。

不諳世事者，視“賭徒”二字為恥，直觀之間，以“窮困潦倒”、“喪心病狂”等詞相貶。殊不知衣冠楚楚，儒雅高貴也會在衝動控制障礙的左右下淪落為“病理性賭博”的囚徒。在詩人泰戈爾的哲學理念裡，有這樣一則妙趣橫生的箴言：鳥翼系上了黃金，鳥就飛不起來了。除

¹《說文解字》中記載“古者烏曹作博”，烏曹是夏朝君王桀的臣，可見，賭博在夏朝已經形成了基本完整的一套形式。

²關漢卿著《骰子》：一片微寒骨，翻作面面心。自從遭點染，拋擲到如今。

³《媽閣是座城》，為方便寫作，特作簡稱，後同。

去讀者視角中可能發生的主觀偏差，與段凱文相遇的開始，曉鷗便已然看清他這只將肉體靈魂與金錢利益緊緊捆綁的愚鳥。在這個西裝革履文質彬彬的段總受眾人鼓動對著賭牌吹氣，企圖藉以好運時，梅曉鷗覺得“他那樣認真而愚蠢，估計最傾心他的女人都羞于相認。”儘管當下她共情地跟著他的愚而害臊，儘管她比任何人都要明白“最虔誠的賭徒迷信一切細節，一切徵候，什麼東西、什麼人、在什麼時候出現，都不是偶然，都暗暗循著一個巨大主宰的支配。”，而這個“巨大的主宰”的實質，根本就是那血淋淋的貪婪的人性。少年時期家庭貧困，個人發奮考至清華名校，大學期間極盡勤儉，甚至連發黴受潮的煎餅都能夠晾曬後繼續食用，而功成名就之後卻沒有在“三十功名塵與土”的道路上一往直前，反倒在那偌大的賭場裡惶惶不可終日，長此以往，大概率使得大腦神經系統出現異常變化。⁴當段凱文的賭博行為引起大腦中諸多的神經遞質增減，他所展現出令人意外的平靜或興奮，便也不足為奇了。如果說最初其對輸贏的認知在於量化後的錢財籌碼，那麼在一無所有後還要“大義凜然”般地坐上賭桌時，他所渴求的已然升級為一種質化的病態快感。諾丁漢特倫特大學的心理學家，專門從事行為成癮症研究的馬克·格里菲斯指出，賭徒會出於一系列動機去賭博。除之“暴富”，“趣味”及“亢奮”同樣使得處於賠錢狀態的段凱文不斷產生腎上腺素和內啡肽。而對於他內心苦苦追求的那個金錢的數目，也只是追求快感與刺激的漫漫長途中，最不值一提的一個未曾達到的“損失閾值”⁵罷了。然而，無論文章著重了多少筆墨去描寫段凱文的驕傲與體面，他的人物形象始終是一面深不見底的鏡子，表面有多光鮮內心便有多齷齪。我們或許得以從科學的角度對其網開一面，猜測著少年時期的經歷或許在他的心中烙下了自卑自負的印記，但無可否認的是，這印記猶如猩紅的烙鐵燙在利益熏心的斯文皮囊上，冒出混濁的煙伴隨著引人作嘔的焦味，湧動著的都是這個社會最可恥的寫照。

儘管《媽閣》對於一個賭徒的揭露顯得如此無所忌諱，作者還是在另一個人的身上表露出了一些來自女性的不忍。當段總還在賭海中與他的心魔共同徜徉時，史奇瀾已經開始為了自己的重生而忍受破繭之痛。這個才華橫溢，卻因為好奇而遁入無底的賭博深淵的男人，也

⁴美國心理學家彼得·卡爾頓研究發現：一種改變精神細胞功能的化學物質——5-羥色胺的數量降低，可能是嗜賭成性的個體原因之一。

⁵加州斯坦福大學研究者于2009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有高達92%的人為自身設定了“損失閾值”，如果損失沒有超過此限度，他們就不會離開賭桌。然而，在賭場賠錢卻不一定會影響到他們所體會到的快樂。

恰恰是這部作品中唯一一個知錯能改的角色。無論他為賭而盤算出多少可笑可恥的把戲，無論他在家庭與愛情中扮演的是一個浪子或是情癡者，嚴歌苓最終給了他一個不足為薄涼的結局。在某種程度上，史奇瀾這一人物的命運可算作是給整部作品人文主義思想表現交出的一份態度積極的答卷。此人於故事末端的心靈覺醒與作者給予其的硬體條件，諸如他在戒賭之後得以依借出色的雕刻能力重新開始，都基本符合人文主義所傾向的對人個性的關懷，以及對維護人類尊嚴的強調等特點。而文章中頗為巧妙的設計是在梅曉鷗送別史奇瀾時，因飛機晚點而建議他再入賭場檢驗自己的戒賭成效。誠然，這個橋段是摻雜了女主角梅曉鷗太多太多個人情感在其中的，可一句“她怎麼會開了籠子，放出一頭沉睡兩年多的大獸？”卻將所有讀者拽出事外。我們不由得思考，在欲望面前，這些看似“沉睡”中的“大獸”，覺醒時又會如何看待囚困他們多時的“牢籠”？在浪子回頭和再下賭池之間，史奇瀾選擇了前者。這顯而易見的答案背後，牽引著的是人性深處僅剩的良知，籠子內部的生活看上去平淡無奇，可生活在這個籠子之中的每一個人，正是依靠這種平淡的力量，被保護著、匡扶著，而又真正地自我實現著。

梅曉鷗與賭博的淵源似乎更為深遠。從文章開場時便運用到的片段閃回式的手法，裹挾著梅曉鷗祖爺爺祖奶奶與賭博的糾葛往事，一路明裡暗裡貫穿至整個故事的結尾。作者似乎是刻意般地，為我們悉心打造出一個根底裡便自帶賭博心氣兒的人物形象。因此，從梅曉鷗墜入賭徒盧晉桐的情網開始，她所經歷的發生的一切故事都給讀者以意料外情理中之感。因賭失愛，恨極了賭性卻偏偏遊身於賭場之中；身為“疊碼仔”，棄生存之道於不顧而屢屢放低底限；深陷困頓，卻異想天開地企圖像聖母般給予他人愛的救贖……梅曉鷗像極了對未知危險充滿了好奇心的孩子，畏懼的同時不曾有一刻停下探尋刺激的腳步。她的種種看似非理智且有逆反意味行為，實則是行為經濟學中卡尼曼風險定律⁶的集中體現。將該思想與風險偏好者（又稱“風險追求者”）⁷這一概念相結合，則較為容易地得出：具有典型風險偏好者特徵的主角梅曉鷗，在其對情感中期望值的效用大於情感所帶來的風險本身的期望效用時，她更傾向於對感情甚至是對人性的投機。簡而言

⁶在美國經濟學家卡尼曼與特沃斯基提出的卡尼曼風險定律⁶中，作為核心理論的前景理論向我們提出了三個基本原理：

1.大多數人在面臨獲得的時候是風險規避的；2.大多數人在面臨損失的時候風險偏愛；3.人們對損失比對獲得更敏感。

⁷風險偏好者（Riskseeker），指在風險中更願意得到期望收入而不是風險的期望值收入的人。

之，當別人還在利益與快感中“赴湯蹈火”時，梅曉鷗已經孤注一擲，賭上了自己的感情。《媽閣》這部作品於二零一八年被改編出品，成為畫風唯美的電影從而帶給了更多讀者以外的人。在電影版本中，原作的配角之一華仔對梅曉鷗說了這樣一句話：“洗碼的人，只要不賭，就一定會做老闆。但是，你沒有賭錢，為什麼也做不成老闆呢？”梅曉鷗這一人物內心深處的賭性也在此可見一斑。作為一個渴望人間真情的女人，她無疑是可憐的；可作為一個立於社會和家庭之間的成年人，她亦是可恨的。當她挺著大肚子在賭場裡受到盧晉桐的打罵時，她是世間最恨賭的那一位；而當她在酒店裡，面對著保險櫃裡男朋友賭贏的錢而幻想自己在美國的小洋房時，一切對賭的憎惡就都化作了披著小女人柔弱外表的自私。她深知賭場內部的種種圈套，卻在不擇手段引人入局時連眼都不眨一下；她冒著傾家蕩產的風險縱容著嗜賭成性的段凱文，一步一步推波助瀾，為了能夠一層又一層地撕開他風光驕傲背後的面具，仿佛迷戀上醉酒之後產生的幻覺一般，她不顧一切地想去抓住人性裡虛無縹緲的那一點真實；可在她已經看清人性背後的貪念有多麼黑暗扭曲時，她也毅然決然地追逐著這黑暗跳入火海。也許她恨的從來都不是賭，而是輸。

梅曉鷗為了不輸金錢，她不曾親自上過賭桌；而為了不輸感情，她在人生的賭盤之中坐到了結局。可賭錢和賭情，究竟哪一個更傷人？靠賭博業發家的澳門賭王何鴻燊曾說：不賭就是贏。二者看似並無關聯，但筆者卻認為這五個字來回答上面的問題，足矣。嚴歌苓在《媽閣城的謎語》⁸一文中提到：賭性是否是我們民族的先天弱點。我們是不是被動慣了，被世世代代的統治者擺弄慣了，不做主管慣了，理性和規律總是讓王者權貴顛覆，那不如把自己交給未知和僥倖，以被動制被動，反而有了點主動……因此在故事的結局，出現了梅曉鷗的兒子依然踏入賭場的橋段，也繼而出現了梅曉鷗的一段經典臺詞：窮命，窮瘋了，祖宗八輩都是窮光蛋，窮得只認識錢，不管什麼來路的錢。結果怎麼樣？還是回到窮命。正是這句話，將整部作品推上了又一個高潮。作者在文中沒有明確地指出祖孫之間關於賭性遺傳的必然性，而作為讀者的我們，卻不得不置身其中反思人類本身。貪婪之念不只是故事中某個人物性格的附屬品，它也一直在每一個人的靈魂中步步緊逼，世代相傳。

⁸嚴歌苓：賭性是否是我們民族的先天弱點？

《媽閣》之精彩，不在其洋洋灑灑繪賭城人間百態，而在築心城於你我，人性的微風或起，滿城草木皆緘默。《史記》有雲：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此中之“利”，置於今日而不絕；天下之人，往來一生難逃字“貪”。然英雄會有末路時，美人終有遲暮日，不知那時舊佳人，究是悔於媽閣城中坐，又或幸於良時將身起？

【參考資料】：

1. <https://baike.baidu.com/item/病理性賭博>
2. 克裡斯·巴拉紐克 (Chris Baraniuk) : 《賭徒輸錢也興奮的心理分析》, 2019.11 月取自 BBC 英倫網
3. 王勝英編著《權證價值判斷與風險防範》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1.01.
4. MBA 智庫
5. 嚴歌苓：賭性是否是我們民族的先天弱點？ 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2018.11.07
6. 《史記》